



五

皇運王五要略論

中  
610  
5





門 9  
號 610  
卷 5



寸口脉浮而遲。浮脉則熱。遲脉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  
跌陽脉浮而數。浮脉即熱。數脉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  
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脉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  
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按再有寸口脉浮而遲。浮脉則熱。有水無熱。則脉沉。有  
水有熱。則脉浮也。遲脉則潛。有熱無水。則脉單見浮  
而數。有熱有水。則脉浮而數。又必潛乃沉也。是浮者  
邪熱。而潛者水濕也。熱潛相搏。名曰沉。水熱合邪。脉  
必沉也。更診其跌陽脉亦浮而數。水氣病。脉在跌陽。  
應伏不伏。即浮也。以有水而又有熱。相雜也。故曰浮  
脉即熱。又水氣脉在跌陽。應伏不伏。脉數也。以有熱  
而反致水為逆也。故曰伏脉即止。蓋浮脉即熱。而濕  
上甚為熱。之諸證見矣。數脉則止。而熱下甚為瀼。為  
淋之諸證見矣。仲景所以示人曰。熱止相搏。名曰伏。

止者停滯閉  
塞之義也



見有凝聚格閉之邪。不為開散也。又示人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濕邪熱邪之沉。凝聚格閉而伏。則水氣之病。必成無疑也。水為陰邪。熱為陽邪。相參錯而為寒熱雜合之疾。最難下手。此水氣之所以多難治也。况沉則濕熱相搏。而熱邪能耗正血。濕邪能阻正氣。脈絡之中。正氣正血受病。而濕熱往來矣。故曰沉則脈絡虛。抑伏則熱止相搏。而熱邪能耗正津。之生。濕邪能格正氣之化。膀胱之下。正津正氣受病。而濕熱亦盤踞矣。故曰伏則小便難。於是經絡之空虛者。為濕熱往來。漫無出路。反挾熱而妄行。流注于四肢之中。浸淫于皮膚之內。所謂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病。已成之驗也。何非濕熱二邪。雜合之為患也。然欲治其濕。先燥其土。欲清其熱。先肅其金。土燥而脾斯輸。精金肅而肺斯運。氣行精足。而水氣何能復留乎。此仲景委曲詳盡以示人。而惜無能會悟之人也。奈何。右二條。小便不利。欲作之水。正水也。虛難相搏。水走皮膚之水。皮水也。熱勝者。可以為黃汗也。風勝者。可以為風水也。又皆異同之宜諦審者也。學者

之詳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

腸間。

按再有寸口脈弦而緊。寸口肺脈也。弦而緊。形寒飲冷傷肺也。肺主氣。肺傷則宗氣不運。而衛氣自不能行之暢利矣。所以其人惡寒。肺為皮毛之合也。于是氣不通行。而水乘陰寒內盛。得以凝聚。上肺寒。不能由汗而泄。下氣虛。不能由小便而出。走注腸間。必由胃而下。胃與腸二陽也。水邪能存注于此。則陽衰氣弱可知。此又正水裏水之所以成也。明乎此。則肺不可受傷。而使氣不旺。腸胃不可受傷。而使陽不足。氣旺陽足。水于何注乎。此仲景俱辨證示人之微意也。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脈得



諸沉者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脉出者死。

按再有少陰脉。緊而沉。少陰腎脉也。腰以下主之。脉見沉緊。陰寒固。五于下。而欲為水氣中。石水之機也。故曰緊則為痛。寒邪之結聚也。沉則為水。水邪之浸濡也。小便者。太陽之氣。為陰寒水濕二邪。逼處下部。氣化難行。所以小便即難。蓋正氣俱化為水。水俱附寒邪。為患于下焦。求其化溺泄水。不可得矣。于是水愈積。而小便愈難。而水愈積。脉必見沉。當責之水。此一定之理也。于是寒邪為之根蒂。水邪為之泛濫。一身四体。俱腫且重。脉竟伏而不見。此水邪與寒邪。固閉其陽。格阻其氣。故脉隱而不見也。法當為之升陽通氣。服藥後寒邪漸散。水邪漸消。脉徐出者。陽回氣旺。可望生機也。如服升陽通氣之藥。脉即暴出者。此微陽之根已剝。陽藥入而羣陰不受。沒滅其陽。陽即出亡。而不可救矣。故曰。水病脉出者死。亦如傷寒論中所言也。附錄傷寒論原文一條。以證之。傷寒論少陰篇云。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

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蓋此證寒水二邪。在下焦少陰。脉見緊沉。正厥逆無脉之類也。所謂脉暴出者。亦必用藥以嘗試之。以下其微陽之存亡而已。苟能預為此微陽顧慮。何至危殆若是乎。且于此。更可知三陰結之謂水矣。跌陽之診胃也。其實脾主之。寸口之診肺也。少陰之診腎也。三陰之氣。或失其旋運之能。或格其氣行之路。或得其開闔之司。皆結之義也。故曰三陰結而為水。于上數條愈明矣。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鮮澤。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按仲景復就內經所言。目下有卧蚕之色。而申明之。目下有蚕紋。陽氣為水所溷。故陽部見水象之紋也。面目鮮澤。濕上甚之熱也。脉伏。陽氣為寒濕之邪所閉鬱也。其人消渴。陽氣鬱亦能生內熱。熱盛則津亡而



消渴也。所以知其病水。水邪在腹為患也。大小便為水邪所阻格。氣不流動。則兩便艱難也。其脈沉。按之欲絕。伏之甚者也。此又不可以升陽旺氣為治。而當急下其水。水去而脈出矣。學者須諦明此二證。同為脈伏。一則脈出而死。一則脈出而愈。一則急為領正之本治。一則急為祛邪之標治。所以辨別者。果何義哉。無乃沉緊之為寒。陽微而陰盛可知矣。面目鮮澤。消渴之為熱。熱勝而濕甚可知矣。一以脈驗。一以色徵。辨其虛實寒熱而異同之病情。及治法燦然矣。此又仲景列叙此二條。不言而喻之微旨也。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

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按然仲景于下之二字。又為顧慮矣。恐其人不盡壯盛。宜于大下也。于是又為明表裏兼消之一法。設為問答以明之。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言下利後則凡病水而

正虛者。可槩言之。言正虛而不可輕下。又可槩言之。雖有消渴似熱。腹滿似實。但涉正虛。無可下之法也。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見不必粗疎。遽下。自有祛邪之門戶也。利其便。發其汗。此表裏分治之法。為不可下者。另設一策也。此仲景之深戒妄下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燥。其人陰腫。

按仲景既明五水之端。兼復明治法之標本。升陽壯氣。燥土建中。其本治也。汗下。利小便。其標治也。而其間錯綜變化。妙義環生。幾令人應接不暇矣。非明識者。烏足一一詳辨之哉。又為明水氣附于五臟。而另成一五水之證。蓋水邪亦積聚之類也。切近于其處。則伏留于是。臟即可以臟而名證。水附于心。則心水也。心經有水。四肢百骸。皆可灌注。故身重。氣為水邪所阻。故少氣。水邪逼處。神魂不安。故不得臥。神明擾亂。故煩而燥。心與小腸表裏。水邪隨心氣下注於小腸。膀胱。故其人陰腫。見此知心經有水。當于心經治水。



口中有淡水之症也

也。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

小便續通

按肝水者水附肝則肝水也。肝經有水必存兩脇故腹大而脇下痛。少陽陰陽往來之道路有邪窒得故不能自轉側。肝有水邪必上衝胸咽故時時津液微生。及上升而下降小便不利者又續通。此水邪隨肝木往來升降之氣上下為患也。見此知肝經有水當于肝臟治水也。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漉

按肺水者水附于肺則肺水也。肺主氣氣引水行亦能周身使之浮腫。肺不肅則氣化壅故小便難。小便難則清濁不分故時便鴨漉。此知為有水在肺當于肺臟治水也。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按脾水者水附于脾則脾水也。脾主四肢故腹大。脾主旋運又主四肢脾有水邪旋運不利故四肢苦重津液不生。氣不行于上下則阻得不通故上則苦少氣下則小便難。見此知有水在脾當于脾臟治水也。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

其足逆冷而反瘦

按腎水者有水附腎則腎水也。腎主少腹少腹水濕固洩故腹大。臍腫腰痛腰以下俱腎主之也。水濕在下焦膀胱之氣反寒故不惟小便難而且竟不得溺。陰寒下盛故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冷而且粘其足皆逆冷也。面乃陽之部位下陰盛上陽衰故面必瘦。見此知有水在腎當于腎臟治水也。是五水又以分附于五臟而得各名矣。但臟雖各附而其法也。既審于水其邪治之者亦異其處者不當易其法也。



氣。知其辨證之義，更參之積聚，知其求邪之方。而治法亦不外于前言。標本之故而已。水氣病中論病多而出方少。槩如斯也。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按：五水之名分立矣。然水性流濕，乃趨下之邪也。凡人  
之身，腰以下為下部，故無論何水，必先于腰以下見其端倪。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乃愈。此下部存邪，初見發端，治之之大要也。但又有腰以上腫者，豈水有過額在山耶？不知腰以上腫，非水自能上也。有風以攝之也，不則有熱以挾之也。當發汗則愈。此上部存邪，初見發端，治之之大要也。此又內經風寒上受之，清濕下受之之義也。所以括摠水氣之要旨也。

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跌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澹。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

按：然則水氣之為病，未有不起于寒邪濕邪。交溷而成，未有不由于正氣正陽衰散而得。仲景于叙水氣辨名分證之後，必歷舉之。俾人知病情之宗主，斯不致頭緒紛繁，目迷五色耳。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水氣之所由生也。此非肺氣弱，胃陽虛之明效大驗乎？于是診其跌陽脈伏，陽明之陽為寒水二邪所溷，故伏而不起也。陽明之陽既病，則水穀入胃，何能腐化？且胃陽弱，而脾土亦為寒濕所浸淫，不待言矣。故脾氣衰，則驚澹，以輸運無功，而陰陽不分也。胃氣衰，則身腫，以胃氣失令，而衛氣



不行也。再診其少陽。少陽陽升之路也。陽衰則少陽之脈必卑而不升。陽陷陰分也。少陰陽元之根也。陽衰則少陰之脈必細而不充。陽微而陰盛也。于是一身之中。上中下三焦之陽俱虛。內外之陽亦微。獨有陰寒水濕之邪。任其流注。無有能捍禦制服之者矣。男子三陰結而小便必不利。婦人三陰結而經水必不通。小便與經水俱正。陽正氣所化。無陽陰獨。則但有凝聚。窳閉。豈能流通沛行。豈止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而已乎。又恐人疑小便為陽。經血為陰。陰盛宜經血自行。何至不通耶。不知女子三陰結閉。經血無陽。俱隨陰寒水濕。變而為水。名雖曰血分。而其實與小便之在氣分者。同一受寒濕之害也。觀此則二陽之病。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陽盛陰絕之病也。三陰結之病。男子小便不利。婦人經水不通。陰盛陽絕之病也。陰陽偏勝。皆能致病。凡病皆然矣。

師曰：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則為陽實。

此因上條婦女血分病而通及于凡經水不通也。亦就三陰結而言其邪正之虛實者。邪實者陰盛。邪實者陰微。正虛者陽微。于是上焦肺氣不充。中焦胃陽不振。而下焦腎陽為陰寒所瀦。為沉為滑。沉滑相搏結為瘕。

入則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為在裏。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寸口肺脈也。肺主氣。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亦滯。出入作內外二字解。陽實。身形脹滿也。陰結。血結胞門也。跌陽胃脈也。胃多氣。多血。微則氣血兩虛。故無胃氣。一呼一吸為息。不得息者。弦脈肝木侮土。胃氣虛少。不足以息。氣不統血也。少陰腎脈也。腎藏精。精血同為一類。沉為在裏。血結于內也。滑則為實。瘕。血停留也。此血所由結而血分所由成也。按臍下三寸為關元穴。關元左二寸為胞門。右二寸為子戶。瘕者石瘕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不瀉。血以留止。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子胞門而經  
才得行矣此  
正申明三陰  
之所以結也

問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按血分經水前斷正氣虛也水分先病水邪氣盛也邪氣盛者祛邪可為正氣虛者養正不足故治有難易去水其經自下因先病水致經斷此澄源以清其流也○王肯堂曰婦人血分病大小產後多有之惟產前脚腫不同產前脚腫名皺脚產後皆敗血所致當于血上治之○血不利化為水名曰血分應讀平聲言血之于水當有分別也○經絡不通名曰血分之分應讀去聲言血所由結血分所由成也○此條于泛言經水不通症又兼明二症有因經水不通而成水病者有因水病而成經水不通者分別難易見三陰結之病難治而水病有携濕熱而陰成致經不行則可施疎之功也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急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圓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



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效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按仲景又申明陰寒水濕之邪漸盛致病之始末以示防微杜漸之機為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此水氣亦可謂大盛矣但師脉之其人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何也水氣之標邪散見于周身水氣之本邪為逆于腹裏外不覺而內有知也如此師將何類以言其脉乎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正見陰寒水濕之邪固沍于裏而胃陽不能勝腎水不能溫肺氣不能運脾上不能制也結在關元為時已久矣始結之時微邪無害且年盛而陽尚盛陰不能肆行也及年漸老陽漸衰營衛即陰陽之氣也陰氣之旺于陽氣之衰必相干凌陽日益損陰日益盛于是向所結聚之寒邪微逼于下上犯清陽之界故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此時寧有腎

陽在下足以收攝陰寒之邪不令作逆乎醫不察水氣之本證由于陽衰而損陰盛而結也乃以水氣之標證為留飲而大下之其陰寒上衝急促之氣必不能去其面目身體悉腫水氣之病亦並不除此醫忘本治標之誤也後重吐之不惟胃陽愈衰津液更傷矣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全現下真寒上假熱之證然其實真寒之象必誠中形外其人水穀不化而大便或澹或下利清穀也而目手足先腫者更必虛浮加甚也于此仍不急從本治溫中補氣燥土升陽又與葶藶丸復從標治當時水從小便亦少為宣泄故知小差及食飲少多即過度矣以胃陽不足以消腐脾氣不足以輸運之也腫復如前如小差者實未差也胸脇苦痛陰寒水濕逼于上也象若奔豚陰寒水濕積于下也其水氣之邪上犯則衝為咳為喘為逆皆水之揚溢而浮無所防制之義也此時豈不危殆已甚乎仲景猶必明救援之法云當先攻擊衝氣令止攻擊衝氣者攻擊其陰邪也水邪携陰寒之氣上衝必大助其元陽以伸陽令必大旺其脾氣以



資氣化之。行而後陽充。而陰寒之邪滅。土盛而水濕之邪消。師言攻擊衝氣。乃治本以治標也。縱有內兼發汗。利小便。治標之法。要亦不出于溫中補氣。燥土升陽之義而已。此後方可徐治其上逆之效。效止。然後可徐治其上逆之喘。然效止而喘亦不必治自止矣。若不識此證。根深蒂固。但從標病治標。標病乃新病也。有本病在。乃為舊病也。新病治之。當從後舊病治之。當居先。先者主治也。後者附治也。此先後之義也。若先治新病。新標病亦不能愈也。况舊本病乎。即或新標病如少差。而舊本病尚在。後復發如前矣。且積深而久。更不可治也。醫可不明標本先後之義。而貿貿從事哉。觀此二條。仲景為水氣證。言扶陽固氣之理。至慎重矣。主治者仍頭病治頭。脚病治脚。漫事攻泄。虛者愈虛。正之不存。邪將焉祛。此庸俗之所以草菅人命。而不悟也夫。

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耆湯主之腹痛者

加芍藥。

防已黃耆湯方

方見濕病中

按仲景叙證既詳且盡。于是為風水證出一方云。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乃為外感風邪。內存水氣者。主治也。腹痛加芍藥。為濕中微兼有熱。用以收陰逐水也。方義已詳于再釋。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脉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越婢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五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者加附子一枚 炮

風水加朮四兩 古今錄驗

按又有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亦外感而兼內存水氣也但前條獨感風邪此條風寒兩邪並傷矣所以初感無汗續自汗出惟其有濕邪相溷也故無大熱此在表則風寒雜合而在裏則濕熱雜合之證也主之以越婢湯麻黃驅邪于表生姜甘草大棗補中益胃于裏石膏兼治為濕所挾之熱方中無治水之藥者散邪清熱補中益胃無非治水也法有用于此而成功于彼者此類是也

拜感寒內傷  
承之風水症  
亦此法治之

惡風甚者加附子一枚而壯陽正所以除濕且用其流走之烈性以治周身之腫凡正陽所行之地豈水濕之邪可留之區乎此亦不啻治水而水治之法也風水加朮四兩朮耑燥土健脾制水之義顯然矣風水原兼風邪加朮以治風水者必風邪輕而水氣重但治其表不足以行水也加朮以助水之堤防水由地中行而安瀾奏績矣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三兩  
黃耆 三兩  
桂枝 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按再者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此風邪為水氣相溷而正氣正陽不足以制服之也故水氣得以橫行于皮膚中以與衛氣相搏致四肢之皮膚聶聶動虛象外著可識矣主之以防已茯苓湯防已驅風治水餘俱補氣升陽滲水補中之治以建中而不端主甘溫必帶辛燥之氣以治風水之邪內外兼理而端力于根本亦治風皮二水之善道也以上三方雖非風水皮水之治究之風皮二水異流同源在人斟酌而用之亦不必過拘也大抵水邪盛于裏而感風邪于表者防已黃耆湯證也風寒感于表而濕熱溷于內者越婢湯證也風水客于皮膚而陽氣虛于表裏者防已茯苓湯證也學者識之裏水越婢加水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越婢加水湯方

見上于內加白朮四兩又見中風中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 二兩

麻黃 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按裏水之治仲景主之以越婢加水湯又主之以甘草麻黃湯用越婢加水之義亦為濕熱相雜于內而言治也陽虛者加附子可知矣余謂氣虛者加朮更加參耆又可推矣用甘草麻黃湯者益中氣散風濕也為水氣在內無熱可挾而風寒之邪亦鬱于表者出治也且其人但見邪盛不見正虛故以此治邪而甘草即為補正也服法義在汗出必謹風寒可見甘草麻黃湯一方非端為裏有水而無風寒外感者言也



卽越婢湯一方內用麻黃亦微有此意也雖云水氣病當發汗而愈然全無外證則固有利小便一法矣何用發汗乎此三處俱宜于仲景所曾言者參錯而師其法方更有得于語言文字之外耳

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脹者爲氣水病發其汗卽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 三兩

甘草 二兩

附子 一枚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分日三服

### 杏子湯方

未見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仲景又總叙水氣病之治法當于脈證求之言水之爲病其脈必沉非陽虛氣弱則水無從而積脈之沉者正理也然沉而小卽沉而微細也是陽之虛當究之根本之地矣故見脈沉細卽責之少陰腎經責之云何言當顧慮其命門真火衰熄而升陽益火爲正治也若其脈浮者水氣在內而風邪在表也又有無水而虛脹者此謂脾脹與水病相似而不同者也脹之所病者在氣而水之所病者在水也仲景示學者須明辨乎脈之沉小屬少陰此命門火衰而胃陽亦弱致成水病當扶陽益火補胃補腎而不當于發汗之法求治也卽無水虛脹者亦所病不在水乃氣虛散漫更不宜發汗之於無水虛脹之人也如無水虛脹而誤發其汗則虛者益虛勢必龐然大脹而難于收攝矣惟脈浮者爲風此種水病內外兼邪乃可以執發汗則愈之說而發其汗方爲可已也此而誤治之危亡之機間不容髮可不慎哉雖然脈沉細責之



于少陰矣。少陰經病在傷寒論中有外感之邪者，原有麻黃細辛附子湯發汗之法。何至少陰經之水病獨不可比照而言也？則仲景固已言其法。同于傷寒論矣。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則溫經散寒之法。一變而為溫經祛水。要皆治少陰腎臟陽虛而有邪之善道也。浮者宜杏子湯。註云杏子湯方未見，疑是麻杏甘石湯。余謂浮者為風，仲景自言其證矣。杏子湯之方，內水濕而外風寒，其挾熱者可以用麻杏甘石也。如不挾熱者，莫妙于前言甘草麻黃湯加杏子。今謂之三拗湯矣。此又仲景水氣病中自叙之法也。何妨于兩見而並用之。度亦未失仲景神明之旨也。敢質之高明。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見消渴中

按又有厥而皮水者，厥為陽虛陰盛之證。但在皮水中則非宗陽內虛之證，而乃衛陽外虛之厥也。皮水之邪既盛，必溢于四肢，周身之衛氣凝滯不行矣。故令得厥，非必裏陽已微，方見厥逆也。此厥之因水而成。

所謂陰陽氣不順接之凡厥也

此以于無字何中勘出

者治其水而厥可愈。主之以蒲灰散。祛水即利水之法。水去而衛氣得行于皮膚，四肢可以回溫而厥亦已矣。此方繼杏子湯而出，殆為脈浮者言。非謂脈沉者言也。如脈沉見厥，則豈蒲灰散可以主救耶？吾恐附子白朮甘草生姜用之不遑矣。不善讀仲景者每以其方不合于用，祇為不解仲景無字句中，有絕妙文理耳。如此等方是也。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一作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

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著芍藥酒湯主之。

黃者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 五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如煮取三升溫服一升

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苦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

也一方用美酒醱代苦酒○古人稱醋曰苦酒非另有所謂苦酒也美酒醱即人家製社醋是也亦即鎮

江紅醋醋之劣者即白酒醋各處皆是總以社醋入藥

仲景更為黃汗家出治法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此黃汗之與風水挾濕熱者證有相同也但所出之汗沾衣則色正黃如藥汁則非風水證所同也診之其脈不浮而沉風水挾熱脈必浮數今獨見沉又與風水證不同也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是寒濕傷于血分而非風邪傷于氣分也汗屬血為水濕之寒邪所鬱則內變熱而色黃如傷寒論所言濕熱內瘵則發黃也然彼濕熱內瘵又不端在血分其濕熱內瘵者裏分也而發黃者表分也在裏則氣血兼有而在

八種類

表必營衛兼有也今黃汗之證端在血分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又與發黃之證不同也更與風水皮水風寒外感之氣分大不同也仲景主之以著芍桂酒湯用黃著補氣固表芍藥苦酒治在血分引桂枝入營驅其水濕之邪一方而尚血分兼表裏其義備矣服後心煩仍服勿疑以苦酒濕熱未免與濕邪相阻然非此無以入血而驅邪所謂從治之法也至六七日濕邪漸除苦酒之濕無所阻而心煩自止矣此又用方之神理也非仲景指出誰能不滄惑哉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

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

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

輒輕者久久必身潤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

何云一本作勞氣也以勞則氣耗故令汗出但勞則傷陰陰即榮



也其理無

下無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燥。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

甘草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黃耆 二兩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

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按仲景又叙黃汗病之異同。並示其巔末。黃汗之病。兩脛必冷。水濕陰寒之邪。積于腹裏。脛乃下體。清濕之邪。先受傷焉。脛膝未有不冷者。假令不冷而發熱。則必兼外中之寒邪。客于歷節。斯合濕變熱而發熱也。

若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同為水濕入血分矣。而盜汗時出。豈尚血分之故乎。榮雖血屬。亦本氣化。况榮非氣運之。則不行。所以善言榮血者。必先言榮氣也。榮氣虛。則血易泄為汗。又不可尚主寒濕而言血。更當兼主虛熱。而言氣矣。道至發熱之後。必見汗出。汗出之後。必又發熱。濕熱之邪。相雜不解。而發熱汗出。無休時矣。汗出而發熱。久久津液內傷。肺金必燥。而皮膚因之甲錯。不復潤澤。且發熱不止。火邪挾濕。留流皮膚。必生惡瘡。成癰膿。皆黃汗積久不愈之所致也。况黃汗家。既有濕邪。身必重。汗出濕散。為之少輕。但正氣日虛。盜汗日出。衛氣失御。陽亡為汗。久久必身矧動。矧動即胸中痛。衛陽日泄。宗陽日衰。遂成表裏陽虛之候。而黃汗之水濕。究不能除也。且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者。濕邪在下。而陽虛。氣散于上也。腰髀弛痛者。寒濕之氣。凝滯于下體。而氣血俱不能暢利。其行斯痛也。如有物在皮中狀者。濕氣散布于肢骸。而邪熱乘之。以流走也。劇者竟不得食。寒濕之氣上攻。胃氣弱而不能禦也。身疼重者。寒

濕之邪亦能上衝不必清熱也此處再參



金匱要略方論卷之十四  
濕之本象。煩燥者。邪氣衝胸喉。上甚為熱也。小便不利。正氣正陽虛。而氣化為濕熱阻滯不行也。此黃汗之病。起于微而成。則甚之始末次第也。可不預圖之。于早乎。仲景主之以桂枝加黃耆湯。驅邪于表。升陽于裏。驅邪以固衛。而榮氣之泄為汗者止矣。升陽兼補氣。而內濕之釀為熱者消矣。一方面濕去熱除。氣充陽旺。乃邪正兼理之法也。

師曰。寸口脈遲而澹。遲則為寒。澹為血不足。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勝。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

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麻黃

二兩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按黃汗證。病在血分。大約。按熱者多。何也。血正。虛則生熱。血有寒濕之邪。在而實。亦能變熱。此血分水病所



以多熱也。若夫水之為病。又在氣分者。則多挾寒矣。何也。氣虛則生寒。氣有寒濕之邪。在而實亦惟增寒。此氣分水病所以多寒也。仲景既明水氣中黃汗證。證多挾熱。又為明水氣中虛寒之病。以二段總結此篇。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為寒。濇為血不足。言氣分何言乎血。血不足者。即前言脈絡虛也。脈絡之中。雖屬血。而有氣主之。斯脈絡不虛而血亦足。無氣主之。則血亦不足。而脈絡空虛必矣。故前言榮為氣。亦此義也。是即氣分虛寒之旨也。再診其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氣不足。斯微弱也。遲則為寒。仍是氣分虛寒也。氣寒而兼不足。則陽衰而陰盛可知矣。手足必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主氣虛而衛失運行之令。主陽寒而榮多凝滯之慮。故云榮衛不利也。虛者寒必乘寒附虛而聚。在腹則滿。在腸則鳴。相逐其氣。轉于膀胱。而氣化亦隆閉不行矣。于是榮衛俱勞。勞也。敗也。陰陽二氣俱疲。困敗而不能暢遂也。于是陽氣不通。而身冷矣。陰氣不通。而骨痛矣。再或陽大虛而無所收攝。至于小便頻數。而陽愈弱。必惡

寒。陰太盛而無能開解。至于寒濕結聚。而氣愈阻。必痺不仁。陰陽俱謂之前通者。以小便數決之也。蓋水氣之為病。患在小便不利。及成虛寒。內挾水濕。兼盛之病。又患在小便之利。小便利。而正陽正氣。日益消耗。病氣病邪。全無減退。將奈之何。然人身苟未至即死。正氣未有一刻不行者。特為邪氣格阻之耳。所以水氣病中。虛寒之氣。極其遲滯固閉。而人身之正陰正陽。亦有相得而氣行之時。大氣周身一轉。其邪氣之因虛而乘。因寒而聚者。亦必暫散。其人當邪氣開散之際。正氣少實者。必失氣。虛甚者。且遺溺。此可見病全在氣分。當責之正氣之虛。而不必俱從標治也。水濕陰寒。為病最大。然非正氣虛寒。此二邪何能積久不滅。且日增盛乎。明乎責之氣分之義。則補氣扶陽。有耑功。斯有異效矣。倘意涉游移。謂標病亦當以攻泄為治也。則大負仲景名之曰氣分。以示人之婆心矣。此為水病中兼陰寒內積之證。立論也。故即為申明氣分之證。氣分之為病。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見此非他。有積聚也。乃即水氣病中陰寒內結之



形象也。仲景明之為水飲所作。不必于水飲之外求陰寒。當于水飲之中求陰寒。何因有結聚堅實也。則非其人虛寒之甚。不能有也。主之以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去芍藥之酸寒。加麻黃附子細辛。溫經散寒之品。于升陽補中之內。所以治水濕也。即所以治虛寒也。標本並理之法也。服後汗出。如虫行皮中者。陽氣通于榮衛。而不致榮衛不利矣。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枳朮湯方

枳實 七枚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硬。即當散也。

又云。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見盤雖大。于杯。而水飲之作。無二理也。主之以枳朮湯。方中全從內治水飲。服後腹中硬。知當散。為水濕陰寒乘虛而結者。又立一開寒邪。制水邪之一法也。或有陽未甚虛。中有實邪。可以與前方參酌用之也。

附方

外臺防已黃耆湯。治風水脈。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

表無他病。病者。但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

陰。難以屈伸。方見風濕中

按再附外臺防已黃耆湯。其方仲景已列于篇中。後人復註明而續入者。重在腰以下有水濕之邪也。言脈浮在表。其人或頭汗出。却表無他病。腰以上和。知病在腰以下。正為清濕之邪。下受之故也。故腰下腫。及



陰難以屈伸。主以此方。見不惟治風邪之上受。且治濕邪之下受也。云爾。

陰難以屈伸。主以此方。見不惟治風邪之上受。且治濕邪之下受也。云爾。

黃疸病證併治第十五

論二首 方七  
脈證十四條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按黃疸病者濕病也。內經有風水黃水之辨。曰。頸脈動喘疾咳。曰水。目裏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疸。是疸病與風水之證。又異流同源。俱為脾土失令。而濕邪盛行之故也。是以自昔言疸。必兼風而言。蓋風盛則脾衰。脾衰則濕注。挾風寒于外。則為痺。挾熱邪于內。則成疸。一定不易之理也。仲景于是先明其脈證以別之。如寸口脈浮而緩者。何故。浮者風也。緩者痺也。痺之為義。原取乎凝聚貼伏。風之為邪。原屬乎流走動蕩。故脈浮者。風象也。而脈緩者。痺象也。但痺有痺于分肉者。有痺于榮衛者。有痺于軀殼之內。胸脇之間者。有痺于氣分者。痺于分

辨症極細



肉者則痛痺周痺之類也。痺于榮衛則中風四肢苦  
 煩之類也。痺于血分血痺之類也。痺于軀殼之內胸  
 脇之間者胸痺之類也。痺于氣分黃疸是也。痺雖  
 同而痺之所在不同其證亦因之迥異。此立名辨證  
 者不可不詳察也。然疸病何以又屬之痺。疸者痺之  
 發見。痺者疸之根。維也。必有寒濕之邪。痺着于氣分  
 為候日久變熱成瘵。鬱而不開。蒸為黃色。使脾家正  
 色。因熱外見。此疸病之色黃為脾色。而疸病之濕邪  
 即熱邪之由來也。故仲景首標于  
 疸病之前。以示人知其端倪云爾。

跌陽脉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食即為  
 滿。尺脉浮為傷腎。跌陽脉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  
 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  
 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再候之于跌陽脉。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此即  
 內經所言消痺熱中之旨也。胃陽太盛。胃陰益衰。穀  
 入旋消。不為肌肉。故經又言已食如飢者。曰胃疸。蓋  
 濕則生熱。熱則傷陰。陰傷而濕存。濕存而熱熾。此疸  
 有必成之勢也。緊則為寒。食則為滿。數熱何以與緊  
 寒並見。數熱者胃之用損也。緊寒者胃之體傷也。胃  
 陽體而陰用。其實互相調濟。非二事也。今濕熱者其  
 標虛寒者其本。遂體用俱病矣。所以已食如飢。而食  
 入又即為滿。總緣胃土有虧。飲食失常。此疸所以為  
 疸也。再候其尺脉。脉得浮。尺脉應沉而浮。則命門火  
 虛。而煩生。祇能助濕上甚之熱。不能烘燥土氣。仲景  
 必明其浮為傷腎之理。先為胃土。剖辨其根源也。再  
 診其跌陽脉。緊雖謂之本胃氣虛寒。而脾為太陰。用  
 乃為陽。胃緊為寒。而脾土之傷于寒濕。不待言矣。又  
 為胃土。剖辨其表裏也。于是胃中空虛。則風內生。脾  
 氣寒濕。則寒相搏。脾胃兩傷。食穀則眩。眩者邪氣停  
 滯。正氣格塞。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之證也。故食穀即  
 眩。由于穀氣不消。胃中常有濁氣凝聚。已食似飢。少



食即滿胃失倉廩之司脾無旋運之權也更且濁氣不流濕熱隨之而降氣化閉阻小便必不通小便不通濕熱愈無所宣達矣其下體陰分又為寒濕二邪所被寒濕固結于下焦則二便必不能開閣以時其濕熱之邪却尚注于膀胱之內膀胱太陽之經也主皮膚司表分所以身體盡黃瘵熱之色誠中形外矣要不外胃土失令濕熱肆行故名之曰穀疸以疸由穀氣積聚而成穀氣積聚由胃中本氣虛寒而成此穀疸之證所以得名也乃其所以然之故則又不外下焦命門火衰寒濕宅于陰分所謂陰被其寒雜見于熱流膀胱之中各有其故而可以參錯以言疸病也得其陰陽之宜則水火不相射矣失其陰陽之令則寒熱各能為患而又其成一病矣孰非保身者所當明悉而加慎者乎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  
二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

故疸病之由來更不止于胃土之敗也又當轉求諸腎轉求諸腎不止由命門之火衰累及胃土也且有獨積之腎臟而即可成疸者請為更明之如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却外見皮膚黃目黃之疸證者此何故也仲景名之曰女勞疸但此疸由于房勞過甚失度而得此也額上黑腎氣上浮也故尺脈得沉微汗出腎氣不足以內守也手足中心熱薄暮即發陽浮陰弱邪乘陰分至暮熱發也膀胱急小便自利陽虛氣降無所收攝節制也疸病本成于小便不利濕熱不一今小便利而病疸則虛熱上浮之極正見寒濕下凝之甚也見此如仍以尋常治疸之法施之則正氣正陽益虛而上濕熱下寒濕之邪愈凝注而不可宣泄必成腹如水狀不治之疸矣如水者非水也氣虛浮散何能收聚乎仲景所以叙疸病由胃及脾由脾胃及腎通明其淺深之次第也學者詳焉

心中懊懺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又有心中懊懣而熱不能食時欲吐而外見疸證者無消穀之熱胃中實熱也無食穀即眩食入即滿之不能食且時欲吐實邪在胃也是名之曰酒疸疸成于麴蘖之毒無他病也酒者濕熱醱釀而成之物去其濕熱而疸愈矣此又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按仲景又為引傷寒論中之言疸者以申之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此條在傷寒論中余既註之矣註云此條乃申解陽明胃虛病有寒有熱明辨其脈證以立法也陽明病胃虛則不能成實不應悞下上條言之矣然胃虛一也而虛寒與虛熱又迥不同尤不可不辨而悞治也虛者固不可作膏而攻下熱者遽可以作寒而溫補乎仲景于

上條食穀欲嘔中又示人以推類詳義之法如陽明病其人脈遲遲為寒似屬虛寒之診矣但非不能食則已不類寒能食而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者胃惟不寒故能食胃惟氣虛故不用飽用飽者受飽也用飽則以飽為樂不用飽則以飽為苦微煩頭眩俱虛而兼熱之象以此辨胃之虛與上條同而熱與上條異仲景示人至明矣然遲為寒脈何云是熱不知此遲乃兼澁之遲非沉遲之遲謂之虛而兼濕熱則可謂之虛寒則大不可也故其人必又見小便難一證虛則氣不充而濕不除濕則氣不化而熱不消胃中穀氣不能化正養身却醞釀濕熱蒸作疸黃之兆是胃中倉廩所積之穀霉爛薰黑太倉紅朽之虞在目前矣如不除濕清熱培土消疸為治而妄下之徒使濕因陰寒之藥而愈增虛因攻下之傷而愈甚腹滿如故胃累及脾表裏受病而發黃身腫等證浸淫而成矣仲景乃明其所以然為訓曰脈遲故也言遲則虛而濕之義為主而熱副之主治者以除濕培土補中為君以清熱消疸為臣佐之用斯為得仲景心法



者。余之註傷寒論中者。如此。諸註以爲脈遲者寒也。而余謂脈遲者澁也。澁者濕也。今註金匱見跌陽脈緊。緊爲傷脾之義。乃曉然前說之未盡矣。蓋虛熱在胃。而寒濕乃在脾也。又見仲景緊則爲寒。食卽爲滿之文。益曉然前說之尤未盡矣。蓋濕熱在胃。爲標。而虛寒在胃。爲本也。合金匱與傷寒論兼言之。而寒熱表裏之故。大明且無不由于胃虛之故。亦大明也矣。

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酒黃疸者。或無熱。靜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按仲景又爲明病酒之黃疸。其證必小便不利。其候必心中熱。足下熱。以小便不利。辨小便自利之。疸熱有虛實之分也。以心中足下熱。辨下焦寒濕陰。被其寒之。疸下有寒熱之分也。明乎此證。而彼證亦可明矣。

然又有酒疸無熱者。言甚了然。但苦腹滿。則濕邪盛而熱邪不足以敵之耳。却復口欲吐而鼻乾舌燥。非熱也。亦濕邪阻格。正津不通也。診之。其脈浮者。濕在上也。宜先吐之者。因其高邪而上越之也。其脈沉弦者。濕在下也。宜先下之者。因其下邪而下泄之也。此疸成于酒濕邪存注。如水氣之證。皆有形之物。均可謂之實邪也。實邪則宜吐下不同。于胃虛成疸之證。故法治迥有不同。乃有物無殞之義。非虛者責之之法也。

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按酒疸無熱者。尙可吐。酒疸心中熱者。可吐愈。不待言矣。然必有欲吐之勢。方可吐。不可強迫而擁越之。以



傷其胸胃之正氣也。此又為吐方中。度一金針。見無病不宜因勢利導也。知欲吐。吐之則愈。不欲吐而強吐之。不愈可知矣。○酒疸有可吐之法。又有可下之法。然下之而久久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者。又何故也。則邪實而正虛。下藥欲祛其濕熱之實邪。而正氣正陽衰弱。不足以勝之。邪不能祛。留連不去。入而愈深。黃變為黑。如物之初被火灼。則黃。久被火熏。則黑也。仍是濕邪熱邪。濁雜于中心。下濕熱。故如噉辛臭之物。濕熱下注。故大便正黑。流入營分。散于皮膚。故爪之不仁。不仁不知痛癢也。診之。其脈浮弱。正是正虛邪盛之故。然此究是酒疸之黑疸。非女勞之黑疸也。故色雖黑。必帶微黃。較之女勞疸。額上之黑。腎氣發見者。淺深明晦。又不同也。察究脈色者。于此不可不細辨。勿以酒疸之邪實正虛。認為女勞疸之邪正俱虛。則治法有斟酌之妙用矣。然此又見疸病之輕言下法。不可為訓。苟非諦審至當。邪正俱實者。慎勿率意嘗試之也。此仲景言之于酒疸宜下之後。有深意也。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按仲景既于下之中明不應下。而不應下之中。必更明應下。以示人託于師言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見實邪之充周于腹裏也。其病之因。非有他故。祇因病發時。以火劫其汗。病發于熱。火又劫之。表裏兩熱相搏。非濕邪居中相溷。則祇成火邪之病。而無成疸之理。惟有濕。而後一身盡發熱。而黃。濕熱參雜之邪也。肚腹中亦熱。熱必有見于知覺。而後可明其為實熱在裏。在裏當下。與傷寒論中。瘧熱在裏。一身發黃之治。無二法也。此證裏熱有徵。而正虛無據。方可言下。又不可執疸病不輕言下之說。以延悞之矣。變通之道。原在虛實寒熱四字中。詳慎求之。毫釐千里。豈虛語乎。

此病發時乃風寒外感之病發也風寒發于表不發汗解肌而以火劫之表裡之熱相搏小便不利勢無出路而疸成矣治熱益干其濕不得即



宜用下法與傷寒陽明無異也故喻嘉言言疸以內傷外感分證也觀下文發于陰部陽部可明

脉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按再證其脉以決之其脉必沉以有水濕之邪相溷也熱為濕溷正津不生故渴欲飲水正津不生則氣化不行小便必不利于是濕熱蘊隆無可宣洩而發黃之證成矣師曰皆發黃蓋合證脉以決其理也有一于是可以發黃矣况兼見者乎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舌痿疑作身痿

按仲景又為明黃家之外證以辨虛實如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者此黃家之實邪也腹滿者濕盛也舌痿黃三字作一句讀痿當作委舌胎色正黃無間色熱盛也躁不得睡四字作一句讀濕熱相溷于裏上衝胸喉故卧不安寧也此黃家實邪之外證可驗者再無正虛之證可參則下之可無疑也

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

難治

學八日陽數九已盡陽不能盛則疸不能除所以過此決其難治

按仲景復為叙明其治瘳之難易而以日計之疸病十八日為期治之可已者也十日以上治之既瘥矣反復發增劇者則正氣正陽不足以勝之邪旋已旋復邪不受正制故復必增劇也明其難治正見正虛則治邪必顧正既欲祛散又須彌補棘手費思斯為難耳然知難非難亦非十日以上瘥復增劇之黃疸盡委為不可治也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于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按仲景為明難治之條疸而渴者必飲水水入增濕難之一也渴必濕而挾熱于上風燥勝濕之藥又更增其渴難之二也所以明其難治若疸而不渴則濕熱之邪必不甚故不阻格正津而不渴也此于渴不渴



所以必兼風  
言痘其義大  
明矣

辨證。即辨治法也。又為別其陰陽。發于陰部者。裏分也。濕熱之邪在裏。故多嘔也。發于陽部者。表分也。其人振寒而發熱。風熱之邪在表。故畏寒發熱也。仲景于痘病論。未明表裏陰陽之義。迨兼傷寒論。中言痘者。明之也。痘之風熱與濕相襲而成。則外感之病也。痘之虛寒與濕相因而成。則內傷之病也。酒痘雖因于內傷。較女勞又有表裏虛實之辨也。胃中消穀。雖因標病濕熱而已。食如飢。既食即滿。遂成穀痘。終是本病虛寒也。此痘病之本末大畧也。治痘病者。想亦無能出仲景所言之範圍也乎。

穀痘之為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為穀痘。茵陳蒿湯主之。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按仲景于是為穀痘家。出治法。穀痘之為病。寒熱不食。此寒熱由內發外。與表邪無涉也。故食即頭眩。心胸不安。知為內傷。非外感也。久久內蘊。釀而熱。與濕相搏。而日身體發黃。又不同于風寒外襲。內瀉。因變熱之速。而發黃之捷也。主之以茵陳蒿湯。濕盛則除。熱盛則清之義也。服後以小便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腹減黃退。為度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痘。其腹脹如水狀。



大便必黑時澹。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石散主之。

消石礬石散方

消石

礬石

燒等分

右二味為散。以大麥粥汁和服。方寸七。日三服。病隨大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

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

按。至于黃家。更有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似乎穀疸之寒熱矣。然餘證必不同。尤當辨審。不可因除濕清熱之法。而執一也。此日晡之發熱畏寒。如因女勞而成疸者。則膀胱必急。少腹必滿。不同于穀疸之病。在心胸不安也。身雖盡黃。額上反黑。此不同于穀疸之病。額上黃潤也。足下熱者。熱邪更感。因作黑疸。如因女

勞者。其餘証亦不同于酒疸中之黑疸。蓋其腹脹。必如水氣病之裏水。而又無水邪在內。徒為漫散之虛氣而已。大便雖同酒疸之黑。又加以澹瀉。此女勞之疸。所以既不同于穀疸。又不同于酒疸。更不同于水氣。祇成其女勞疸之證而已。辨乎此。則知腹脹滿之故。上有虛浮之濕。故亦言難治也。然又為之處。治無兩顧。之出。消石礬石散。遠攻伐之品。及寒石之外。和以大麥。令病隨大小便去。異于正赤。無實熱。為候。先治其標病。善後之法。庶幾不致。十日以上。瘥後復劇。前條所

也。

何云黃家日晡所發熱所者。猶言此時也。陽明之氣旺于未申酉戌。其邪氣實。則于日晡時發熱。今當其



時發熱而反惡寒則胃之陽必虧矣似當與之勞小  
建中湯因疽證于理于法只宜除濕清熱故又必察  
症詳審方可施治慎之至也後人往往急于担症用  
補其亦勿思之甚矣觀腹滿者難治五字以腹滿必  
當照腎兼補而濕熱之邪升堂入室乘虛入臟清濕  
除熱則愈虛補則濕毒內攻不死何待所以曰難治  
也復云消石礬石散主之若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消石息其便之止黑正黃以施為治之淺深

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梔子大黃湯方

大黃

枳實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按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甚而痛梔子大黃湯主之為實熱之邪立法也梔子大黃大苦寒之品以泄之積實以開破之香豉以升散之酒家積鬱成熱非此不當其施也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

加黃耆湯主之方見水氣病中

按以上諸方法有峻緩要不出除濕清熱之義是諸病黃家必以利小便為第一法矣但潔其淨府者一法也而開其鬼門者又一法也又必因其勢而理之脈沉弦者先下之脈浮而欲吐者先吐之為酒疸言之不止為酒疸言之也蓋凡諸病黃家不犯吐下之禁者皆然也至于脈浮又有當以汗解者則開鬼門之法也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以桂枝湯為主用于黃家非治風也有表邪外感內溷濕邪者皆可主之

麻浮則外感之兼可知



也。加黃耆者。知疸病由于胃虛。必補中益氣。斯足以正勝于邪。而藥力方可行也。是開鬼門一法。大約外感而成之疸。固恃此為主治矣。即有內傷而成之黃疸。濕盛氣虛。風動以勝濕。助氣以補虛。亦未嘗不可問用也。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

猪膏髮煎方

猪膏 半斤

亂髮

如鷄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又有猪膏髮煎一方。亦諸黃家之主治。猪膏亂髮。皆入陰分之藥也。久煎髮消。陰從陽用。且導陽入陰。俾小便得利。而濕熱得消。亦諸黃家却邪而不傷正。更兼補陽益陰之美也。所以能利小便者。以其滑。故利。

耳。

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

一本云茵陳湯及五苓散並主之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蒿末

十分

五苓散

五分。方見痰飲中

右二味和先食飲方寸匕。日三服。

又有茵陳五苓散一方。為黃疸家主治。乃表裏兼治。導水清熱滋乾。于傷寒論中言之詳矣。導水清熱治標也。而滋乾之義。亦本治也。加茵陳。藜耑利小便。乃潔淨府之善方也。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消石湯。



大黃消石湯方

大黃

黃礬

消石

各四兩

梔子

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消更煮取一升頓服

按若夫黃疸病腹滿而小便不利而赤者知濕熱之邪內盛也加以自汗出則表無外邪之鬱而疸自成是表和而裏實也裏實當下之宜大黃消石湯為實熱內盛者主治也大黃黃栢梔子之苦寒兼用不害加以消石引從小便得出服法煮後去滓內消更煮者所以化苦寒之烈性為柔順清熱邪而不致傷胃陽也內消頓服治濕熱必盡除其根防其復作增劇也前言下之不出方此乃宜下者所宜主之方也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

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方見痰飲中

按又有黃疸病小便色不變非赤非黃無實熱可知矣且欲自利虛寒之證已著矣腹滿而喘浮游之熱不足敵固沍之寒濕也慎不可認為宜下之疸證而妄除其熱熱除必胃陽傷而噦噦者胃陽為苦寒之藥所墜欲升而不能也小半夏湯主之半夏生姜純用辛溫以開燥其寒濕之邪與前方大相燕越必不可混施之者也

諸勞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

必小柴胡湯方見嘔吐中

按更有諸勞怯弱氣血虧損腹痛而嘔者則虛而有熱也虛而有熱苟間以濕又為黃病之漸矣若無濕可溷而此虛熱留中擾亂上下欲大洩之不可碍于虛也惟有少陽升散一路可以為祛熱之門戶與以柴



胡湯。俾邪熱因柴胡而升于半表。因黃芩而洩于半裏。乃治正不足而邪熱有餘之治也。附于黃疸篇中。正見黃疸之熱非可任意妄下之旨耳。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按更有男子小便自利而發黃者。陽氣虛于中而濕邪得以橫行上下。上甚為熱。下洞為寒。總由于中之不治也。主之以虛勞門內之建中湯。中氣足。中陽盛。濕不知何以自虛。熱不知何以漸消。不治標而當治本。為疸家根本寒源立法也。此治胃虛之聖方也。推之治腎用崔氏八味丸。又本治中之本治。正見疸證由胃而脾。由脾而腎。病有所因之次第。推求之。無不

附方

瓜蒂湯治諸黃。方見濕病中。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疸。

麻黃 三兩

右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按附瓜蒂湯治諸黃。大約補仲景前言宜吐之法也。又附麻黃醇酒湯一法。治黃疸。為宜汗者。補開鬼門之法也。冬月用酒。春月用水。防其春溫助熱也。然要亦外伸。景除濕清熱之旨。至于補中益氣。升陽燥土。亦同于水氣之治法。則除仲景而外。應不足與言矣乎。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脉證治第十六

脉證十一 方五 二條 首

寸口脉動而弱動則為驚弱則為悸。○師曰尺脉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按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皆血分病也。心藏神肝藏魂神魂體屬陽而用則陰故心主血肝藏血言血分者未有不根源于心肝二臟者也。故凡人陰虧則血損血損則神魂不安其人陽盛陰衰則驚陰衰陽亦衰則悸是驚悸之成成于陰虧血損而已。仲景明之于脉法診之寸口脉動而弱者知為驚悸證也。動脈短促而不條暢數急而不和緩俱陽盛陰衰之象也。血分不足而邪熱乘之也。乘必乘之于心。心主血也。故動即為驚弱脉虛浮而無根細爽而無力俱陰衰陽亦衰之象也。血分不足而氣分並見病也。見必見于心。



下。心下陽分也。故弱即為悸。此驚悸俱本于血分。而從中又分陰陽。均于寸口候之。寸口乃血氣會通之處也。血分不足之證。為驚為悸如此。然不有血分有餘之證乎。不足者。陰血受傷也。有餘者。血熱妄行也。血熱妄行。又何非陰血受傷之異流同源者。師仍于脈證明之。○師曰。尺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尺脈腎脈也。不應浮而浮。則陽虛而浮。必火虛而焰也。有兼挾濕邪。小便再不利。必發黃。今日睛先見暈黃。而又未見發黃。邪熱無從得出。必入血分。鼓之妄行。而衄血將未。有止也。蓋目者。肝之開竅。血者。肝之統會。血熱則隨少陽升達之氣而上。此所以觀目暈黃。而知衄之將作也。黃去目睛慧了者。血既由衄而出。則熱亦由衄而散。此所以知其衄今已止也。此在傷寒論中已屢言之。當參觀而其理益著焉。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按。雖然。血分者。統言之也。而必各言其分屬。方能得其受病之所在。而為施治。師又為分示之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從春至夏。陽氣方升。此時得衄。多因外感風寒。客于表膚。而邪熱主于胸胃。熱既內盛。血遂上逆。而致衄。故曰。太陽之衄。以外感之因也。從秋至冬。陽氣方降。此時得衄。多因內傷。津液耗于臟腑。而邪熱生于三焦。熱亦內盛。血亦上逆。而致衄。故曰。陽明之衄。以內傷之因也。是就其分屬大綱言之。然春夏豈無內傷之衄。秋冬豈無外感之衄。又在人臨證審諦。而不可拘執言之者矣。要之。太陽陽明。二陽熾盛。陰血受逼。挺而走險。豈非仍陽盛陰衰之明效大驗乎。更為錄傷寒論中諸條于後。以備考證。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核桃承氣湯。



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

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

白朮者愈。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証。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右九條。詳傷寒論中。當參看。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

眠。

仲景又自引傷寒論。衄家不可發汗。一條云。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余註之詳矣。衄家陰虛。汗出益損其陰。陰將絕者。陽亦將亡。陰陽離絕。至危急之候也。此條亦應與傷寒論中。本條參觀之。然則。血分之關。即氣分之關。固至重哉。血分熱而妄行。亡之者。已非一端。氣分再虛。而固脫之者。又非一路。而血分之因病致病。其病愈深矣。



病人面無血色。無寒熱。脉沉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絕者。

下血。煩欬者。必吐血。

按如病人面無血色。陰血久亡。不榮肌膚之故也。無寒熱。知非外感。尚主內傷也。脉沉弦者。陰寒澗于下。而虛熱炎于上。此腎家火衰。燔生。胸胃受邪。因作衄也。再為診之。脉浮弱。手按之絕者。髓道空虛。血久枯脫。故浮取之弱。衛氣猶存。按之遂絕。營血已竭。知因下血而遂得此脉。陰絕而陽無所附。亦將並此浮弱者。俱絕而已。可不急求養血滋營之治乎。再者外証煩欬。並見。猶之乎火熱妄行之證。而又尚存其邪于心肺之間者也。邪在高分。自尋出路。則必為吐。此吐血之因證。而可悉者也。諦乎此。知脉必亦沉弦。同于衄家也。知脉亦必浮弱。同于下血家也。但兼煩欬。故尚見吐血之證。亦陰虧血熱。理一而分殊者也。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脉數而有熱。不得卧者。死。

按試就吐血家。決其生死。如欬逆上氣。其脉既浮弱。沉弦。再兼熱盛而數。知正虛邪實。難于補復。難于泄也。見不得卧。而陰躁之證。將成矣。陰躁在傷寒論中。決其死。此亦無二理也。

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

按然其中有酒客。麴蘖之毒。釀成濕熱。積于胸肺。欬而吐血。此乃因極飲過度所致。非命門火衰。邪焰炎上。致欬而吐血之證也。于病之本原。未同。治法之研求。又必不同矣。

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按仲景又引勞病中一條。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以反復明之。蓋血經衄吐下。則失血。失則亡血。亡則陰虛。陰虛臟氣不足。易



致勞而生熱。虛熱相搏。因勞而劇。則成陰虧。血損之虛勞證矣。詳于虛勞論中。當參看。

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

按血既亡矣。其熱易生。熱既生矣。外感易襲。如執外感。應治表發汗。以施之于亡血之人。立見其危殆也。仲景禁之。不可發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人知血亡則陰虧。不知血亡而陽已損。陰非陽則不生。陽非陰則無所附。故陽亡而陰無所生。陰不獨盛也。所盛者陰寒之邪氣耳。陰亡而陽無所附。陽不獨亢也。所亢者虛熱之邪火耳。知陰陽之氣必相維繫。然後可言陽陰之氣不宜偏勝。不然將離而二之矣。陰陽豈二物也乎。此所以亡血家發汗治表而寒慄而振。亦同于汗多湯亡之候也。業醫者于此處留心體認焉。庶幾有一得哉。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緊

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

按虛虛之禁。既明。實實之戒。猶不可不識。病人患胸滿。若為結胸證。則唇枯舌赤矣。乃唇不枯而痿。痿者色白而不澤也。兼以舌不赤而青。非實熱而仍虛寒可知也。雖有口燥一證。似實熱結胸。不知欲嗽水而不欲嚥入。則更何實熱足言乎。再諦之。身無寒熱。又似傷寒外感結胸之邪矣。試診之。脈微大。却來遲。確有實邪在內矣。更按其腹不滿。病人自云我滿者。何也。此固非但正氣虛微。而遽至如此也。于結胸實邪之外。別具一種于胸。亦作虛而有積之論。師明之曰。有瘀血。此胸滿唇痿。舌青口燥。而不能飲水之故也。蓋血之瘀。以寒為本。其積久。以熱為標。胸中存此。類合血痺胸痺為一病矣。豈非血病中之關要者乎。非急求溫中升陽。散瘀行血之治。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乎。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



症類

此條最易感  
人後學問不  
可粗心體認  
也

是瘀血也當下之。

按再或病者如熱狀心煩胸滿口乾舌燥而且渴俱為熱證也。但診其脈反無熱則是內真寒外假熱乎。下真虛上假實乎。而不知俱非也。此為陰伏。是瘀血也。陰伏者盛熱伏于陰分血分且沉于下焦血室至深而奧故謂之伏也。熱入于此必膠滯而瘀非下之不可為功也。傷寒論中亦詳言之。余又詳註之亦可參觀而得其義也。此與上條胸滿之瘀血即不同治矣。更與亡血虛勞家虛實大不同故治法亦補泄迥異焉。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桂枝救逆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生姜

三兩

牡蠣

五兩  
熬

龍骨

四兩

大棗

十一  
枚

蜀漆

三兩  
洗  
去腥

右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仲景既論夫諸亡血之證乃首舉火邪之治法蓋血證之成成于火邪治血必治火治火之金針也。殆為虛火上炎補之不可泄之不宜而出一非補非泄之法既用之于虛勞復變通之以救血證意良深哉。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余註之于虛勞中頗得其旨。願參觀焉。此乃去芍藥加蜀漆者去其酸寒而益以辛溫也。火邪上逆挾血妄行遇寒而凝滯于胸肺必生他變。易以蜀漆之辛溫行血救逆而無尅代破耗之虞。法至善矣。其桂枝湯本方之用無非升陽氣和榮衛。加龍骨牡蠣之澀以治水逆之法。治血逆變而不變者。也。且妙在桂枝散邪而非傷陽之物更能助陽。蜀



漆行血而非耗陰之物。更能滋陰。龍骨牡蠣。制逆上之血。而無走血驅邪之猛厲。所以為治火邪之良方也。方中全無寒涼。而用以治火邪。不幾令天下後世庸醫。目瞪舌縮。驚心欲死乎。此仲景聖而不可知之神術也。夫。○前方雖治血證。而血虛心驚。用之更宜。蓋驚火邪也。亦火邪乘陰虛。而擾動其神明也。此所以治陰虧陽盛之心驚。必宜用之也。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圓主之。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

麻黃 等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按至于心下悸。多係陰虧而陽亦弱。且有兼水氣而衝逆者。仲景主之以半夏麻黃圓。半夏辛燥。助陽氣。治

水逆。麻黃輕清。用以為丸。不作發汗之治。而作升陽之治。俾陽分之弱者。漸旺。心下悸者。得愈。然後可理其陰分之虛。而血之亡者可復耳。此二方者。俱于治標病之中。少露其本治之端倪。而推暨會通。又在人神明之矣。

吐血不止者。栝葉湯主之。

栝葉湯方

栝葉

乾姜

各三兩

艾

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

服

揚仲景于加減桂枝湯一方。已明治諸失血之證。又出栝葉湯。主吐血不止。栝葉性輕質清。氣香味甘。治上



部滯膩之聖藥也。血凝于胸肺，方吐開斯行，行斯下注，不上越矣。佐以姜艾之辛溫，恐遇寒而又凝也。合以馬通汁破宿血，養新血，止吐衄，有耑功。是又血熱妄行之耑治也。正陰虛而陽未虛，有火邪者，主此。正陰虛而陽復虛，有火邪者，宜主前加減桂枝湯方吐衄二證，皆可理也。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黃土湯方 亦主吐血衄血

甘草

白朮

附子

炮

乾地黄

阿膠

黃芩

各三兩

竈中黃土

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二服。

按仲景又為下血出治矣。就血便之先後，分血來之遠近。近血在大腸以下，下焦血室之間，而熱妄行，未便

而下也。遠血在大腸以上，上焦肝腸之間，血虛滑脫，隨便而下也。遠血之下，心肝血分受傷者深，近血之下，下焦血室受傷者淺。故遠血必兼溫補以治其滑脫，近血耑事清疏以消其瘀熱。遠血主之以黃土湯，甘草、白朮、附子、溫中理脾，耑功黃土，以土制水，獨不可以土制血。乎猶龍骨、牡蠣治水者，可以制血之義也。黃土必用竈中，用其溫燥而遠其寒濕也。佐以地黃、阿膠，引入陰分，血分且兼引扶陽之品入腎中，固水內之陽，陽安水土之下，斯不為炎焰而妄逼血行于上。拔木塞源之治，而非迂緩取效之比也。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方見狐惑中

按近血主之以赤小豆當歸散，用當歸引赤豆散瘀行熱，下焦血分。仲景于陰陽毒中嘗用之。余註甚詳，當參觀焉。此下血二證，一虛一實之不同，學者宜詳辨之。更宜推廣會通之。于此篇諸血證中也。方有當歸、仲景神明之義也。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瀉心湯方

亦治霍亂

大黃

二兩

黃連

黃芩

各一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物再有火邪有餘。壯火食氣。心氣遂覺不足。因而吐衄。或兼見。或端見。應先治其火邪之盛。以愈標病。而本病之虛實。方可徐審而圖之。主之以瀉心湯。純用苦寒。以洩實熱之邪。火邪得消。而氣自足。少火又能生氣矣。此乃治邪盛而正分。陰陽俱未甚。虛者。方可服也。蓋火邪大盛。則用寒以瀉之。非用寒以凝之也。斟酌調濟之間。豈庸夫俗子所能揣摩乎。然于何辨之。亦于脈證辨之。其人脈必洪數。而沉取必不手按之。欲絕。其證必煩滿。口乾燥。而渴。又必脈證偕符。而後可急用苦寒也。蓋者須慎審焉。毋辨證不真。而歸罪

仲景可矣。



何云嘔家有  
癰膿不可治  
嘔言胃家不  
藏之癰也合  
肺家于藏之  
癰也不可治  
嘔者言治癰  
令毒邪盡則  
膿亦盡故不  
必治嘔也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

論一 脈證二  
首 十七條

方二十  
三首

大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按嘔吐噦下利病者氣分病也前篇驚悸等證血分病  
責之胃更責之脾此篇氣分病舍脾胃而外亦無可  
他求焉內經嘗言太陰陽明表裏之義黃帝問曰太  
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  
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  
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狀也岐伯曰陽者  
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  
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  
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  
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填滿寒閉下為瀉泄久  
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  
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于臂至指端陽



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嗑。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為之行氣于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內經之言。脾胃相因者。如此。觀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氣于胃。再觀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之文。則血分氣分。俱賴脾以輸運。賴胃以生養也。明矣。所以自有生以後。存亡壽夭之道。悉歸之後天。以為之主。而先天又主乎後天。反為開一之治矣。得其道。則胃以納水穀。生氣血。脾以化水穀。行氣血。失其道。則胃中

水穀。非消即停。氣血非窒則脫。而脾化無能。化行無能。行也。不待言矣。其間胃之與脾。又有交相為累之理。胃病。陽盛而脾亦強。此脾約而胃必實也。胃病。陰盛而脾亦弱。此胃寒而脾必濕也。是可知此一臟一腑。內外本末。必交相培養。而後表裏調和。陰陽平順也。有何氣分血分之病。能外于此者乎。然經又言脾為吞。胃為氣逆。為噦。大腸小腸。為泄。何理也。吞者納也。胃為倉廩。非脾土包容。萬有。而又能輸運而無停留。何以為虛受之地乎。故脾為吞。氣逆而噦者。胃中之用失也。胃為倉廩。主納而不主出。氣逆而噦。非用失乎。用者陽也。陽衰而不能納。故氣反逆而欲噦。思出也。故胃為氣逆。為噦。大腸小腸。傳導受盛之腑。胃藉以宣通其濁物。脾藉以蕩滌其熱氣者也。且大腸庚金。小腸丙火。金燥火熱。承制水穀之堅濕者也。脾濕則庚金不燥矣。胃寒則小腸不熱矣。所以為殮泄。為腸澀。而不能收攝也。故大小腸為泄。再觀乎經文。如此。又可知脾胃病。則嘔吐噦下利。皆有必致之勢矣。金匱之言。言簡意該。余恐後學。或病其突然說起



無處尋頭腦也。故為引內經以明之。所以申解內經與仲景源流一致之旨也。

然仲景言嘔家之病本于脾胃。必先言其是嘔而病不本于脾胃者。則嘔家由于肺癰。有癰膿者是也。夫嘔家有癰膿。膿在肺。宜因嘔而令出也。豈可止其嘔而治之乎。膿盡而嘔自愈。蓋病在膿。而不在嘔也。詳具肺癰。

先嘔却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

支飲。

再者欲治嘔。必先明其嘔為何因。如先嘔而後渴者。此為欲解。是作嘔之邪已盡。隨嘔而出。津傷作渴。故知其嘔為欲解也。嘔雖無物。而必有痰涎。隨嘔聲湧出。氣與津兩越于上。而邪可已矣。故邪去津亡。而渴

大節言飲之  
也。不必治  
而治飲也

作焉。若夫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之嘔也。何也。嘔家本不渴。今反先渴。飲水入而反嘔。知不渴之故。有支飲存于心下也。所以先渴者。亦支飲格阻正津。不能上潤喉舌。遂先渴也。渴非真渴。故飲入即嘔。嘔屬于飲。故飲家變為嘔家。明其屬支飲。治飲而嘔可止矣。詳見痰飲以上二條。一因肺中癰膿而嘔。一因絡系支飲而嘔。雖其根本亦由于胃。而非胃家正病也。何也。嘔者有聲無物。氣分之嘔。邪在胸肺之上也。

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于上。鑿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全圖要略卷之十七  
至于吐則有聲有物。而胃家之正病可審矣。仲景設為問答以申言之。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此見胃中虛冷。由于悞發汗亡陽。胃津傷而胃陽已微也。周身營衛全賴胃陽。榮衛有傷。而胃氣亦虧。內外表裏。豈有不相通乎。其本虛冷。其標之熱。則非實熱。而為客熱。客熱者。虛假浮游之熱也。豈能消腐水穀哉。水穀既不能腐化。于是停蓄凝滯。朝食暮吐。久久胃氣上逆。有食即吐。胃氣不下行。而反上衝。習以為性。胃乃反其常矣。名之曰胃反可也。診之脈必弦。弦者緊也。緊為寒。正胃陽虛。氣冷之驗也。且弦者木象。胃脈之所最忌。見此木勝侮土。由于土虛邪乘。則又不止于悞汗。而復經悞下。可知矣。庸醫不知客熱之理。以不能消穀。胃虛者。為實熱之胃實。下之。而先之數脈之客熱。必為沉緊之實寒。實寒在胃。胃陽益不足矣。名之曰虛。誠哉虛也。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按更為就胃虛中推言之。胃虛者。氣分也。陽分也。而不止于氣分。陽分也。氣分陽分病于胃。而周身之營衛俱虛矣。何也。胃為水穀受納氣血生養之總司也。胃病而四肢不得稟氣于胃。則衛與營有不虛則俱虛者乎。于是診其寸口脈微而數。微者陽虛。氣虛也。數者陰虛。血虛也。故微則無氣。氣不足以敷布于周身也。氣不足以敷布于周身。而榮亦虛。榮虛不止于氣分之不足。血分亦不足也。血不足則不惟經道空虛。陰寒之邪易于侵襲。而胸中至陽之分。亦且空虛。而陰寒將乘隙伺投矣。是因血不足而胸中冷也。然實胸中冷。而後血不足也。胸冷必先胃冷也。胃冷又必先腎冷也。何非前篇所言之。脾胃必責于腎之義乎。觀乎此條。愈可辨脈數之熱為客熱。而胃反之證為虛冷。學者須次第而求。其所以胃中虛冷之故。或由



于悞汗。或由于悞下。或不由于悞汗下。而由于腎虛火衰。累及脾胃。尋其根源。究其治理。庶幾得之。

跌陽脉浮而濇。浮則為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蓋跌陽

治。

再診其跌陽。跌陽乃胃病必診之脉也。脉見浮而濇。浮則為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蓋跌陽之脉。若陽虛氣浮。必與寸口脉微數相應矣。跌陽浮則寸口脉必微而數。俱為浮游客熱在上。陰寒凝塞于中之象也。所以言浮則為虛。虛者胃中陽虛也。陽實則必不浮矣。胃陽既虛。而冷脾家必寒。而濕焉。能與胃相磨蕩。而消腐水穀乎。脾不磨。則食停入。而復吐。宿穀至于不化。而反胃之證成矣。更診之。而得緊而濇之脉。緊者寒盛也。濇者津亡也。胃中因虛而寒。

因寒而燥。因燥而津枯。正不足而邪有餘。反胃之病。難治可決矣。欲補陽而津枯有妨于補陽。欲生津而陽衰有碍于補陰。棘手難下者。要在乎失治于早而已。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更為申悞下之戒。凡病人欲吐者。氣逆上衝也。有可吐者。邪在上。則越之可也。如不可吐者。則順氣止逆。治之使勿吐可也。斷不可悞為攻下。逆其性而折之。使邪愈深入。而難于調順也。此悞下之戒。于嘔吐門中。首宜知忌者也。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再有噦而腹滿者。噦亦有聲無物。較同于嘔。而其聲出胃腑。非同嘔之出于胸喉也。此必胃中有實邪。其氣逆衝而為噦。治法當視其前後。審大小便調不調也。前部不利者。水邪之逆也。當利其小便。而噦愈。後

前言胃虛而噦。此言胃有實邪而噦。亦一理耳。



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便。而噦愈。此俱為有形之邪。停蓄于裏。胃無論虛實。而有水邪熱邪在內。則可以利導之。而于正無傷矣。所以仲景明其利之即愈。又于不可悞下之中。明一可以利之之一法也。猶前篇言不可下。于可下之中。復言可下。于不可下之中。以示人知所通變而已。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茱萸湯方

吳茱萸 一升

人參 三兩

生姜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方見上

按仲景先為嘔家立治法。嘔家多熱。而胸滿之嘔非熱也。熱氣必散。而寒氣斯凝。故見胸滿而嘔。知非熱嘔。而為寒嘔必矣。主之以茱萸湯。以吳茱萸之辛溫為君。佐以人參大棗。生姜理脾益氣。滿消而嘔自止。寒散而滿自消矣。甚而乾嘔。或吐涎沫。兼以頭痛。似外感。而實內傷也。陰寒塞胸。壅滯而頭痛。非同發熱頭痛之義。亦主前方。茱萸溫中。生姜散邪。胸膈寒凝之通治也。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半斤

黃芩 三兩

乾姜 三兩

人參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草 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按嘔而腸鳴心下痞者邪又不在胸上而在心下也心下陽分有客寒之氣宅焉則痞然半夏瀉心主之必間用芩連之苦寒者苦以開痞且有寒熱雜合之治也故半夏倍用辛以散寒乾姜之溫人參大棗甘草之甘以濟芩連之苦寒苦非真苦而寒非真寒矣此辨方者所宜深悉者也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

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方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一兩
半夏	半升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

服

按乾嘔而利者邪又在中而不在上下也嘔為熱逆之嘔邪為挾熱之利審諦已明主之以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可也半夏半升用辛苦以開之降之而不傷于寒黃芩芍藥一收一降而邪熱之在中必由小腸而膀胱隨小便以去甘草生姜大棗益胃補中乃治中有實熱作上嘔下利之善計也芩芍用以通腸胃利小便治腸痛如神此物此志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見痰飲中

按仲景因嘔而及于嘔吐諸嘔吐有穀不得下者寒氣格塞于上而胃氣虛冷于中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生姜全用辛溫治虛冷上逆之善方也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朮

各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欲解之微也。即論中所言先嘔後渴，此為欲解之義也。急與之，嘔吐後傷津液，水入而津液可復也。若夫未曾嘔吐，即思水者，即論中所言先渴却嘔之證也。是為水停心下，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主以猪苓散，利水補土，以治濕邪者，治渴而即以治上逆之嘔吐而已。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之。

四逆湯方

附子

一枚 生用

乾姜

一兩 半

甘草

二兩 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兩。

按嘔而脈弱者，胃氣虛也。小便復利，氣不足以統攝之，脫而下洩也。身有微熱，見厥，內積陰寒，外越虛陽，陽衰陰盛，其嘔為陽浮欲越之機也。見此，知為難治。非尋常火邪痰飲之嘔也。主之以四逆湯，益陽安胃，溫中止逆，亦大不同于尋常寒熱錯雜治嘔之方也。附子辛熱，乾姜辛溫，甘草甘平，強人倍用，以急回其陽，勿令飛越，則嘔可止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小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半夏 半斤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按嘔而皮膚發熱者傷寒病少陽經證也。合以口苦咽乾目眩而少陽病全。但見嘔而發熱雖非傷寒正病亦入陽經之屬也。主之以小柴胡湯表解裏和而病愈矣。方義詳註于傷寒論少陽篇中。不再贅叙。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千金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外臺云治嘔心

下痞  
鞭者

大半夏湯方

半夏

二升洗  
完用

人參 三兩

白蜜 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

二升半溫服一升餘分再服

按胃反而嘔吐者亦胃家久虛食停氣滯旋食旋吐難治之理已詳于論註中茲出方以半夏為君開散寒邪降伏逆氣洵聖藥也。佐以人參補胃益氣白蜜和中潤燥服法多煮白蜜去其寒而用其潤俾黏膩之性流連于胃底不速下行而半夏人參之力可以徐斡旋于中其意固微矣哉。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外臺方入  
治吐水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 四兩

甘草 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按又有實邪在胃食已即吐者非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之吐也胃反之吐食入而停以停而吐者虛寒也此吐食入而逆以逆而吐者實熱也虛實虛熱辨證既詳而後可不彼此混淆也主之以大黃甘草湯為實熱在胃者立法也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茯苓澤瀉湯方 外臺治消渴脉絕胃反

茯苓 半斤

澤瀉 四兩

甘草 二兩

桂枝 二兩

白朮 三兩

生姜 四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內澤瀉再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按胃反吐為虛寒矣然亦有本虛寒而標則有浮熱者需用辛溫拒而不納奈何主之以茯苓澤瀉湯利其小便以清其熱兼用桂枝以升其陽升洩之間浮熱可已矣餘品仍以補中燥土為義俟浮熱得清而後可以以需用大夏湯前方不致有格阻之虞也服法後煮澤瀉取其陰性以利水不宜煮之大過也

吐後渴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脉緊頭痛

文蛤湯方



文蛤 五兩

麻黃

甘草

生姜 各三兩

石膏 五兩

杏仁 五十箇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

按嘔吐家嘔後飲水為欲愈前言之矣然嘔後貪飲不止者則又非欲愈之證也乃水邪停蓄于中隨渴隨嘔吐隨嘔吐隨渴祇為水逆之邪耳主之以文蛤湯與前文蛤散不同蓋治水同而兼理外感之風寒不嗣也故又曰微兼風脈緊頭痛言風而寒亦在其中頭以脈得緊而為痛也風寒外襲水邪內滲是寒濕交侵類小青龍湯之證而方亦與小青龍湯相類也加以文蛤以止水邪上逆之嘔吐餘俱水濕風寒兼理之品也服法以汗出為度汗出風寒水濕俱解而嘔吐不治自止矣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姜散主之

半夏乾姜散方

半夏

乾姜 各等分

右二味杵為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頓服之

按乾嘔吐逆吐涎沫者亦胃中虛寒津液變為涎沫隨逆氣上衝作嘔也乾嘔無物止有涎沫虛邪非實邪可知矣主之以半夏乾姜散方猶之小半夏湯惟易生姜為乾姜以生薑性僭上而發越不如乾姜之辛溫為度尚功理中也用意亦甚微也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

辨方意最細



然無奈者，往姜半夏湯主之。

生姜半夏湯方

半夏 半斤

生姜汁 一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停後服。

按病人胸中似喘非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者，胃氣不足，而寒邪凝滯之象也。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陰寒鬱塞于胸膈，正陽不能宣通于心肺，故憤憤然無奈何也。主之以生姜半夏湯，耑以生姜辛散為開解，以半夏辛苦為開降，溫中散寒，有耑功也。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橘皮湯方

橘皮 四兩

生姜 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即愈。

按乾嘔兼噦，若手足厥者，胃氣虛冷，而陰寒固注，由胃而見于四支，所謂四支稟氣于胃，正氣固稟，邪氣亦必稟也。主之以橘皮湯，行氣溫中，下咽即可卜其愈。為病之淺者言之也。若夫病之深，陽氣微弱之甚者，則非四逆不足，以取效也。或者先用此以順行其義，而後與以四逆，亦次第淺深之治也。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 二斤

竹茹 二升

大棗 三十枚



生姜 半斤

甘草 五兩

人參 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噦逆者胃氣虛寒固矣亦有少挾虛熱作噦者將何以爲治仲景主之橘皮竹茹湯橘皮竹茹行氣清胃而毫不犯攻伐寒涼之忌佐以補中益氣溫胃之品而胃氣足胃陽生浮熱不必留意也右諸方于嘔吐噦家淺深緩急之治可謂至詳盡矣業醫者于論中明其理于方中辨其法亦不患脾胃有難調而胃病莫措手之疑也乎

何云半夏瀉心湯症以下皆爲嘔家之挾痰飲者立也但有寒熱之不同虛實之各別陽明須分經分腑嘔吐當知少陽厥陰仲景之嚴辨至深切矣何後學之弗思也夫半夏瀉心爲寒在胃中飲停心下久而發熱者設也黃芩半夏爲熱在胃經飲留腸內久而下利者設也小半夏湯爲胃陽漸衰陰痰內滯嘔而

不能食者設也四逆湯別厥陰之嘔勢必發呃以救急者立也小柴胡爲發熱之嘔少陽之嘔者立也大半夏湯爲虛而挾痰吐且嘔者立也生姜半夏湯爲痰在胃家變生喘嘔者設也生姜陳皮爲胃弱挾痰虛之淺者設也橘皮竹茹爲胃氣既虛復有痰熱者立也何一之勿詳且明耶○大案所謂次第淺深緩急詳盡非神與天遊救民念切烏能如是願與吾黨寤寐思之

夫六腑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于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按嘔吐噦胃氣上逆者脈證治法俱詳論列矣其胃氣下行之下利更進明之經言陽受賊風虛邪則入六腑陰受飲食不節起居不時則入五臟六腑者胃腑主之而五臟者脾臟主之也故仲景言下利之故必歸重于臟腑之氣就外證以決其絕否要在不外決之于脾臟胃腑而已脾胃表裏陰陽實相關紐存則

下利



內虛則生風  
所以後人有  
類中風之說

俱存。絕則俱絕。雖可以分屬諦審之。而終難判然二之也。夫六腑氣絕者。何以徵之。手足寒。四肢不稟氣于胃也。上氣氣充則順。氣微乃逆也。脚縮者。胃陽衰微欲絕。命門之火可知。下部虛寒。其腿自卷。囊不縮者。正見不同。少陰證。而為陽明之證也。五臟氣絕者。又何以徵之。利不禁下。蓋脾土者。水穀之大防。失令。而水穀不化。清濁不分。此利不能禁之而自下也。甚者手足不仁。陽脫于腸胃。陰痺于隧道。宗陽衰而榮衛竭。手足所以類中風之不仁。而其實無外感之邪。俱內虛之至也。乃脾胃分言內外者。就表裏明之。使人知其相屬之理。又有各著之義。庶幾洞然病机。而知所調濟也。此下利家之久而失治。漸成沉痾之疾者。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為未止。脉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